

警匪劇：向真實靠攏，才能跳出窠臼



【北京日報】網劇《對決》從各方面看，都具有準“爆款”氣質：在題材上是這兩年大熱的掃黑題材；在敘事上也有創新，通過省公安局下派刑偵專家文陸陽至縣公安局，以第三視角去揭開縣域社會治安的面紗，在徹查內鬼的自我檢視同時，兼叙深挖“保護傘”的過程。此外，電影級的影像質感、老戲骨坐鎮、戲劇感衝突強烈等，皆為近來網劇創作不可多得的亮點，但是却没有延續去年同類題材作品的成功，聲量始終不大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？

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真實感上有缺位。警匪劇或者說刑偵劇，本質上是現實主義題材，無論案情多複雜，講故事的手法多炫目，真實感始終是戲劇成功的最堅實基礎，這也是最能調動觀眾心理同感的優勢。否則，就是脫離現實的炫技。《對決》的敘事開口不大，聚焦的是羅元縣城，開篇也做得吊人胃口：一輛面包車將一個麻袋堂而皇之扔在縣公安局門口，環衛工人戰戰兢兢打開麻袋，裏面猛地伸出一祇血手。這個細節處理足夠震撼、足夠血腥，却是被批評得最多的地方——實在用力過猛了。這裏是電影《功夫》裏斧頭幫橫行的警察局嗎？最先打開麻袋的不該是近在咫尺的警察嗎？其後還有副市長親自帶隊進入搬運村談判，居然被村民在暗處用槍狙中……破綻迭出的劇情奠定了這部劇的基調，實際上也折射出當下警匪劇創新的困境。

“警匪加懸疑”是網劇當下最流行的配方，也是容易出爆款的創作公式，但是“內卷”也很嚴重。制作方想要在劇情上創新，加大戲劇衝擊，這本無可厚非，可是這種戲劇的衝擊力應該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——也就是真實的歷史、社會與情感之上。不管在前期拋出多麼爆炸性的劇情，必須在後續的劇情中圓回來，圓得好，情感衝擊力就會加倍。比如《沉默的真相》開篇也出現了驚悚的地鐵拋屍案，但是它的整體劇情是建立在真實社會案件改編基礎上，它在最後給出的答案讓人信服，甚至可以說是蕩氣回腸的悲壯。可是《對決》在後續却没能很好地自愈：凶手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？真的有必要嗎？

客觀上說，《對決》後續的劇情更加寫實。特別是文陸陽和武劍聯手偵破小瑞士

會所槍擊案的過程，無論是邏輯推理、專業術語、影像影調等都可圈可點，在正常水準之上。還比如對基層刑警真實生活的展現——特別是出生入死的年輕刑警被 10 萬塊彩禮絆住婚姻的脚步，大隊長袁剛在辦公中被打瞎一祇眼睛依然不改錚錚鐵骨，以及縣級公安局裏普通的日常辦案生活，都拍得比較實。但因為作品前面的調性，破壞了這種真實感，使得不少觀眾在開頭就棄劇。如果作品從開頭就能保持這種警匪劇的專業性、真實性，如果能夠讓鏡頭深入搬運村，多表現搬運村裏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，把村民拒絕拆遷的歷史原因和現狀剝絲抽繭般展現出來，展現出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和客觀性，就能凸顯“掃黑本質上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”的主題，會更加有烟火氣，從而支撐辦案過程中帶來的戲劇感和傳奇感。

這部劇在人物塑造上，老戲骨比較穩，部分年輕演員、反派演員有些臉譜化。比如對黑幫老大陳錦輝的塑造，無論是粗獷的外貌，還是暴躁衝動的言行——聚餐時突然殘忍刺傷手下，動用私刑逼迫競爭對手就範，甚至策劃劫殺刑警，以此刻意和弟弟陳錦發的表面斯文形成對比。我們已經從無數九十年代的香港黑幫片中看過這樣的形象，當下的黑社會頭目可能依然是這樣的做派嗎？黑幫出行還是如劇中那樣黑黑黑傘前呼後擁嗎？莽張飛尚且有拖枝揚塵之計——粗中有細，才顯得立體。劇中對黑幫反派的扁平式甚至無腦式的描寫——比如，當光頭和刀疤兩幫人在小瑞士火拼，光頭中槍倒地奄奄一息時，他的心腹手下鐵頭等人趕到，不是第一時間將其送醫，而是全體去追凶手——不僅沒有強化反派的破壞力，反而低看了觀眾的智商。

警匪劇創作不易，特別是要在已有成功作品的基礎上做到創新出彩，更加不易。現實主義始終是其核心要義——它是態度，更是方法論。盡量向現實靠攏，從真實中挖掘素材，才有可能跳出窠臼，探尋新的可能。

（文 / 胡祥）

【責任編輯：楊瑩瑩】